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I

鲁本斯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鲁本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本斯/余言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9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ISBN 7-5062-6814-0

I. 鲁... II. 余... III. ①鲁本斯, P.P.(1577~1640)—生平事迹
②油画—作品集—法兰德斯—中世纪 IV. ①K835.655.72②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1722号

© Confidential Concepts, Worldwide, USA, 2004
© Sirrocco, London, 2004 (Chinese version)

书 名：鲁本斯

译 者：余 言

出版发行：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上海市尚文路185号B楼 邮政编码 20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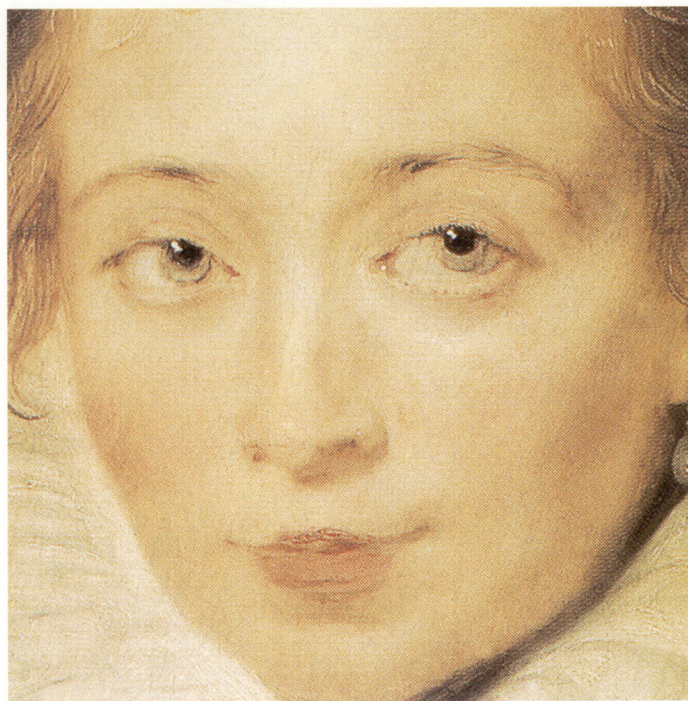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2-6814-0/J·73

图 字 号：09-2004-300

定 价：58.00元



鲁 本 斯



伟

大的17世纪法兰德斯画家彼得·保
罗·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的名字享誉世界。他对欧洲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举世公认。他的作品中透射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最根本的人性价值。即便是现在，他的画作与我们今天的价值取向也相去无多。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在17世纪时，鲁本斯并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更不可思议的是，事实上与他同时代的人却称赞他是“当代的阿佩利斯”。然而，1640年当这位艺术家辞世后仅数年，他那曾经享誉欧洲的声名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个中原因，我们可以从17世纪下半叶欧洲历史形势的变迁中探知一二。在17世纪的头十年里，许多民族国家与专制政府迅速崛起。许多欧洲国家历经了相同的发展道路，其国内的各社会阶层都渴望向世人宣称自己国家的存在。而鲁本斯全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则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他们的心声，他的思想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这一要求。鲁本斯认为，感官至上的物质世界有着它自身固有的价值。他认为人类在宇宙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他更看重人类那富于想象力的肢体所展现出的（在极端严酷的社会冲突中产生的）强健的力度。鲁本斯的这一思想成为人类进取的一面旗帜，而且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但是，到了17世纪的下半叶，欧洲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德国，还是在投石党运动结束后的法国，还有查理二世复辟后的英国，专制政权都赢得了胜利。保守和进步两大势力不断加剧社会的分裂，这导致了有着保守倾向的特权阶层希望进行“价值重估”，也使得对鲁本斯的评价开始变得模糊，甚至走向负面。



1. 牧羊人朝拜

1608年，
布面油画，
63.5 × 47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2. 自画像

维也纳，艺术史美
术馆

在有生之年的前一阶段，鲁本斯的声名广为流传；但此时，截然不同的评价却也在国际上传播开来。由此，在17世纪的下半叶，当他的画作离开了他们的原本收藏者之后，就隐匿无踪了（而那个时代的画册中也因此鲜有对鲁本斯画作的描述）。直到18世纪，鲁本斯的作品才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在鲁本斯逝后的匆匆300年间，他的作品虽仍符合各时期不同的审美价值，但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虽然主流的观点从来都无法漠视他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影响却被着力导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如何理解并诠释艺术家的作品，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希望从他的画作中看到的是什么，抑或他们不愿看到的是什么。鲁本斯的艺术创作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以至于想在他生前对他的地位和重要性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都是徒劳无益的。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对他的艺术成就不吝笔墨，仅有一些简洁的评语或诗句表明他的作品在当时广为流传。¹

卡拉瓦乔的赞助商与保护人、著名的意大利人温琴佐·朱斯蒂尼亚尼（Vincezo Giustiniani）在一封信中表露的看法也许可以看作是人们首次尝试对这位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内涵进行阐述。当鲁本斯尚健在的时候，朱斯蒂尼亚尼对当时的艺术发展做出了如下的划分：他认为卡拉瓦乔与圭多·雷尼（Guido Reni）可归为一类，而鲁本斯则不属此类。他将鲁本斯与里贝拉（Ribera）、泰尔布吕亨（Terbrugghen）、洪特斯特（Honthorst）一起归入了“自然主义画家”的行列。²

崇尚鲁本斯画风的热潮消退后，“庄重的风格”（Grand Manner）逐渐占据了主流，对他的批评文字也渐渐出现了。罗马圣卢克学院的主管乔瓦尼·皮特罗·贝勒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就是这一潮流的主要拥戴者之一。他的经典理论对18世纪下半叶欧洲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他的审美原则，表现“理想之美”是对艺术的基本要求。不仅如此，一切个体的、局部的、偶然的、抑或瞬间的，均须升华为普遍的、永恒的、以及不朽的。

3. 老人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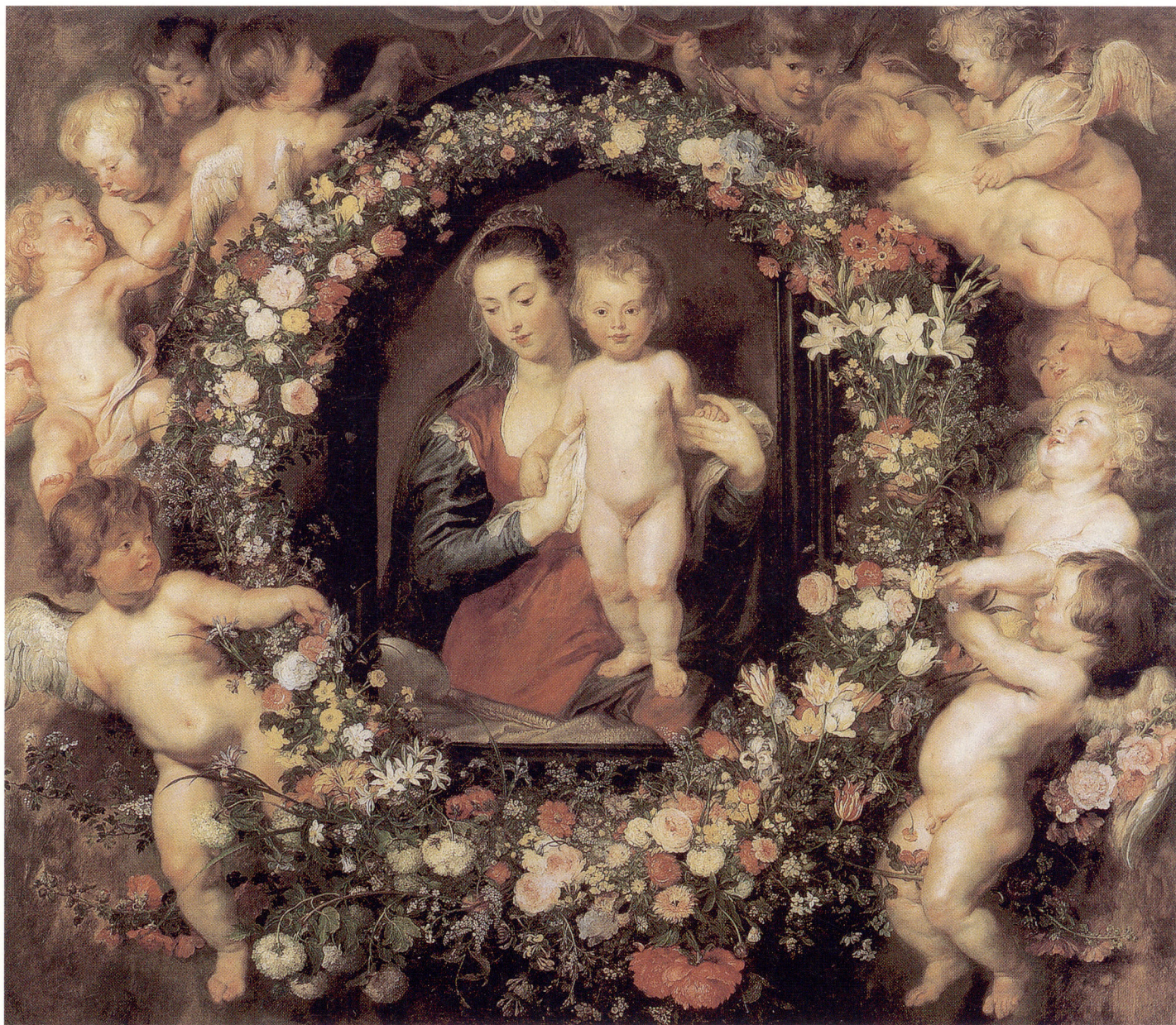
约1609年，
板上油画，
63.5×50.2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4. 圣母加冕

约1609~1611年，
布面油画，
106×78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5. 花环中的圣母与
圣婴
慕尼黑，古典绘画
陈列馆



6. 罗马人的善心

约1612年，
布面油画，
140.5 × 180.3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7. 戴荆棘冠的基督

1612年之前，
板上油画，
125.7 × 96.5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8. 朱比特与卡丽丝托
1613年，
板上油画，
126.5 × 187厘米，
德国卡塞尔，国家
美术馆





然而，因为鲁本斯对生活的深切体察，以及对人体艺术创作手法的探索，他被人们视为是动摇了当时的教义，违背了社会规范（但即便如此，他仍在许多方面给贝勒里留下了深刻印象）。³到了17世纪末期，知名的艺术鉴赏家、同时也是“鲁本斯派”（一种新兴的法国绘画与艺术理论流派）的领袖人物，罗杰·德·帕尔（Roger de Piles）则称赞鲁本斯是一位卓越的色彩运用的大师。就如同18世纪的享乐主义审美观的拥护者一样，罗杰·德·帕尔也认为色彩是“绘画的灵魂”，它要“满足眼睛的需要”，而这正是艺术的根本目的。⁴

但是，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新的艺术理论风起云涌，新古典主义也随之渐趋形成。其理论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Joachim Winckelmann）⁵主张抵制“腐朽”的贵族式的创作室。他持有理性主义的审美理想，即“蕴含崇高的简洁与冷静的庄严的自由希腊精神”，这就很自然地将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鲁本斯排除在外了。不仅如此，可以想见，加在鲁本斯身上的享乐主义色彩，对于雅各宾派执政时期的那些严肃的、满脑袋民权思想的大卫—新古典主义画派（Jacobin Classicism of David）革命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18世纪的德国，“狂飙运动”的倡导者们将矛头指向了与古典主义背道而驰的旧观念。他们宣称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艺术创造力的源泉，并愉快地接纳了鲁本斯。⁶歌德（Goethe）在他的晚年更将鲁本斯视为拥有崇高美德的人。⁷

但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这些观点遭到了小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将中世纪的精神世界，以及表达抽象的宗教情感的哥特式风格视作其理想境界。对于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而言，鲁本斯只不过是一个“绝对走错了路的天才和错误的艺术改革家”。⁸

19世纪早期的法国浪漫主义者则对鲁本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德拉克罗瓦（Delacroix）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一个完全神化了的鲁本斯。⁹德拉克罗瓦的追随者、法兰德斯绘画艺术的崇拜者、艺术家欧仁·弗罗芒坦（Eugene Fromentin）将鲁本斯的画作与英雄史诗相提并论。他写道：“他的思想放射出万丈光芒”。¹⁰19世纪，在刚获得独立的比利时，人们对鲁本斯意见不一，其中民主进步运动一派将他的名字印在了他们的旗帜上。

9. 放下十字架

约1612~1614年，
板上油画，
48.7×52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诗人和政论家安德鲁·凡·哈塞尔特（Andre van Hasselt）将鲁本斯看作是民族画派的奠基人。他认为：“鲁本斯的重要性在于树立起一种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民族自觉意识进而又向法兰德斯人民展示了继续前进的现实可能。”¹¹

但是，官方的评价却不尽相同，安特卫普城档案馆的所有人凡·登·布兰登（Van den Branden）的观点可以为证。他曾抱怨说这位艺术家“赋予了笔下的人物英雄般的动感和生气，但这却与上帝殿堂中的祥和气氛格格不入”。凡·登·布兰登指责鲁本斯已经背离了民族特征，因为在他看来，只有15世纪的大师们和昆廷·马西斯（Quentin Massys）才真正地诠释了民族特征。¹²

鲁本斯的传记作家、比利时人马克斯·鲁瑟斯（Max Rooses）毕生都致力于收集他的各种资料。他完成了大部分鲁本斯信札的出版工作。这些信札共计6卷，从鲁本斯与查尔斯·鲁伦斯（Charles Ruellens）的通信开始；囊括了鲁本斯的来往信函，以及谈及鲁本斯的其他信件。¹³今天我们仍然觉得这一出版工作完成得非常成功，因为自从鲁瑟斯结束他的工作以后，仅有极少数鲁本斯的其他信件被世人发现。鲁瑟斯编撰的画册涵盖了当时已知的、这位大师的所有的绘画与素描作品。即使到了今天，这仍是惟一一本穷尽了鲁本斯所有作品的画册。¹⁴

就收集鲁本斯作品的工作而言，鲁瑟斯是在继续英国的文物收藏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s）于1830年就已开始的工作。约翰·史密斯制作了一套多卷本的画册内容目录，里面包含有荷兰、法兰德斯以及法国最知名艺术家的作品，¹⁵其中的第二卷是关于鲁本斯的，还包括作者听到或看到的与鲁本斯有关的各类生平事迹。与史密斯目录册同属鲁本斯作品最早记录的另一本画册是由瓦尔海姆·施尼沃特（C.G.Voorhelm-Schneevoogt）依据其画作制作的版画集，于1873年出版。¹⁶

10.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

约1614年，
板上油画，
83×90.5厘米，
圣彼得堡，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到了19世纪末期，艺术史研究开始脱离原有宽泛的总体文化研究的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989年，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出版了《鲁本斯回忆录》¹⁷正是此书开创了用历史—文化研究法进行艺术研究的先河。在书中，这位（曾经在端上工作过的）德国学者认识并揭示了鲁本斯对于“颂扬人类才能与抱负”的渴望。